

# 冰凌的無花果(三)

方鳴

兼副總編輯張文定先生(中),全美中國作家聯誼會常務副會長裔錦聲博士(右二)致歡迎詞。左起:常務副會長沈世光先生、顧問周繼述博士、張文定先生、裔錦聲女士、中國作家之家主任凌文璧女士。(攝影:冰凌)



全文3萬字,共26節,本次發表11至15節。謹以此文,紀念冰凌先生從事小說創作和文學活動五十周年(1972-2022)。

### 11.

林語堂曾經輕輕鬆鬆一句話便講明瞭中外文化交流的奧義,他說:  
我的最長處是對外國人講中國文化,而對中國人講外國文化。

林語堂太熱衷向美國人介紹中國,他在美國出版的《吾國與吾民》,便是一本面向西方讀者的中國讀本,在1935年的四個月間連續再版七次,竟成轟動一時的暢銷書。這本書對於冰凌的啟發和影響也是巨大的。

例如,這本書向西方讀者介紹了舊時中國學童所習誦的第一首詩:

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  
時人不識余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

這首詩是中國宋代哲學家程頤的《春日偶成》,表達的是哲學家游走春色的一顆歡快的少年心。冰凌太贊佩林語堂了,語堂先生向西方讀者推薦的一首七言絕句,居然包含了古代中國的歷史、哲學、詩歌和人生,竟然可以讓冰凌開一次專題講座了。

再例如,林語堂講中國的古典小說。他說,因謬于儒教,諸小說的作者每隱其名而不宣,如《金瓶梅》《水滸》《紅樓夢》。直到1917年,胡適才考證出《紅樓夢》的作者是曹雪芹。說到佳絕處,林語堂妙引了曹雪芹的一首小詩:

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  
都雲作者痴,誰解其中味。

這還不夠,林語堂又拈來後人的四句題詩:

說到辛酸處,荒唐愈可悲。  
由來同一夢,休笑世人痴。

林語堂在異國飄零,卻竭盡心力向西方世界推介中國文化,又何嘗不是一種痴味?又何嘗沒有一把辛酸淚?冰凌與林語堂由來同一夢,自然是深解其中味。冰凌與林語堂歲月相望,兩人有着太多相似的心事。

林語堂在美國讀取碩士學位後,就去了德國讀博士學位;冰凌卻一去美國就是二十多年,只為中國文學的傳播鼓與呼。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關風與月。都說是男兒有淚不輕彈,但是,在他鄉的雨散風飄中,他的心頭也一定灑落了不少淚水。只是這淚水,滴滴都不是兒女淚。

冰凌與林語堂前後相隨,竟成了隔世的知己。我倒是憶起清代詞人納蘭性德的一首《金縷曲》,也說他沒想到路上竟逢知己。此詞若借來說冰凌和林語堂二人,卻是太貼切不過:

不信道,遂成知己。  
青眼高歌俱未老,向樽前,拭盡英雄淚。



2000年,新華社副社長兼副總編輯周錫生先生(中)、《僑報》著名專欄作家朱安先生(右二)入住美國“中國作家之家”。左起:全美中國作家聯誼會常務副會長沈世光先生、美國“中國作家之家”主任凌文璧主任、周錫生先生、朱安先生、冰凌先生。



2003年,全美中國作家聯誼會在美國“中國作家之家”歡迎北京大學出版社社長



2003年,冰凌將中國著名作家張海迪長篇小說《天長地久》推薦給美國的漢學家和作家學者。這是贈送給華裔著名記者、作家趙浩生教授(左)。



1999年,冰凌拜訪美國著名詩人大衛·毛瑞斯(左)。毛瑞斯先生崇尚中國傳統文化,他把自己依據孔孟思想設計的十圓相連圖案贈送給冰凌,兩人還共同創作了一首詩歌。



2013年,在耶魯大學舉行的中國旅美科技協會年會上,冰凌向來賓介紹浙江杭州。

### 12.

林語堂在美國講中國古典詩歌和小說,冰凌也講了許多,講李白杜甫,講《水滸》《三國》,甚至還講了他的明代鄉賢石沉湮沒已久的《夜催花》:

漏鼓無聲清露寒,西樓殘月夜漫漫。  
飛鷺莫訝花催急,世界宜橫醉眼看。

此中,有靜夜的詩學,有殘月的美學,有花和酒的生活哲學,有醉眼看世界的魏晉玄學。只是,一個“橫”字,更平添了若許幽默的意味,難道石沉也要躺平了嗎?

不過,冰凌既不躺平,也不醉眼,他雖然幽默,卻從來都是一個清醒的觀察家。只是,作為一個職業新聞人,冰凌更加關注的是當代人的生存狀態;作為一個當代小說家,冰凌講的更多的,則是中國當代文學。

冰凌很早便對中國現代作家有過深入研究,除魯迅和林語堂外,他尤為推重郭沫若、周作人、朱自清、聞一多、郁達夫、戴望舒、徐志摩、茅盾、巴金、老舍、沈從文、張愛玲、田漢、夏衍、曹禺,這也為他研究中國當代文學,確立了一個歷史的高度,設置了一個專業的視角,提供了一個評價的參照,奠定了一個理論的基礎。

冰凌拼出晏殊、王禹偁和杜牧三大唐宋詩人的四句古詩,恰好又可聯成一詩以抒懷:

滿目山河空念遠,數峰無語立斜陽。  
深秋簾幕千家雨,落日樓台一笛風。

只是,無語深秋和斜陽落日已成往昔。冰凌看到,中國當代文學,繼承了中國古代文學和近現代文學的優秀傳統,創造了當代思維的文學空間,又與中國改革開放的社會發展同舟共濟,風雨同行,誰說不是良辰千家雨、清世一笛風呢?

從七十年代後期,歷經整個八、九十年代,是中國的新文藝復興時期,堪比歐洲十四、十七世紀的文藝復興。冰凌和中國當代文學一起搖滾,一起成長,他不愧是中國當代文學發展的親歷者和見證人。在美國,冰凌最有資格擔任中國當代文學的發言人。  
在新時期的文學地平線上,競相綻放了傷

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現代派文學、尋根文學、先鋒文學、新寫實文學、新曆史主義和女性主義的璀璨之花。冰凌歷數了新時期文學的代表作家:

劉心武、盧新華、王蒙、蔣子龍、張潔、路遙、叢維熙、鄧友梅、李國文、諶容、古華、戴厚英、柯雲路、余華、路遙、王安憶、陳忠實、史鐵生、阿來、霍達、莫言、賈平凹、馬原、鐵凝、韓少功、張煒、劉恆、殘雪、張承志、閻連科、馮驥才、蘇童、葉兆言、徐坤、林白、池莉、劉震雲……

且慢,待我再把冰凌的長篇歷史小說向後翻回。



1998年,中國作家代表團成員,在美國“中國作家之家”早餐,喝“溫柔”的稀粥。



2002年,全美中國作家聯誼會、美國《東方》雜誌聯合在紐約舉行歡迎宴會,歡迎浙江作家代表團訪美。圖為浙江作家代表團團長薛家柱先生在宴會上介紹浙江文學事業發展的成就。



2000年,全美中國作家聯誼會在紐約歡迎中國著名文學評論家何鎮邦先生(左三)訪美。左起:全美中國作家聯誼會常務副會長、著名旅美詩人楊皓先生、副會長、著名旅美作家張寧女士、何鎮邦先生、張寧公子、林賽圃先生、冰凌先生。



1995年,冰凌在耶魯大學歡迎中國著名作家陳忠實先生(左)訪問美國。中為耶魯大學東亞語言文學系主任、國際著名漢學家孫康宜講座教授。



2001年,冰凌應邀訪問浙江作家協會,向浙江作家協會贈送錦旗:“吳越作家雄師,進軍世界文壇。”

### 13.

1978年8月11日,這是一個注定載入當代中國文學史冊的日子。

這一日,冰凌在《文集報》上讀到了盧新華的小說《傷痕》。作為《傷痕文學》的開篇之作,《傷痕》對冰凌的觸動可謂至深。他不禁想起了魯迅的小說《祝福》,又憶起了近代著名學者許壽裳評論《祝福》時的一句感言:

人世間的慘事不慘在狼吃阿毛,  
而慘在封建禮教吃祥林嫂。

正是《傷痕》,激起了中國新時期文學的一個巨大浪潮,也激發了冰凌此後一系列的小說創作。只是在冰凌的小說中,更添了幾絲苦笑,又多了幾分荒誕,從而在喜劇的氛圍中,強化了悲劇的效果,表現出一種幽默的風格,而這也正是冰凌小說的魅力之所在。

明代有個文人張潮,寫過一本《幽夢影》。書中說:“當為花中之萱草,毋為鳥中之杜鵑”,意思是說,寧忘憂花,不作憂愁鳥。冰凌可不這麼想,中國當代作家群體也不會有人這麼想,憂患意識本是中國的文學傳統,憂國憂民乃是作家的責任擔當。

1979年夏天,冰凌在書店里買到一本王蒙的長篇小說《青春萬歲》,這本書像夏日一樣燃燒了冰凌的青春激情。從此,王蒙成為冰凌文學之路的導師,引導冰凌前行。1983年10月13日,王蒙在《文學報》上發表了《創作是一種燃燒》,幾年之後,王蒙終於燃燒出了自己的文學巨焰《活動變人形》。

冰凌似乎望見,在京郊西峰寺大殿旁的一間小土屋里,孤獨的王蒙沒日沒夜地創作《活動變人形》,便憶起了自己的當年,也是在一間小土屋里,默默地寫作《無花果》。

《活動變人形》,那是一個舊時代的鄉村故事,飄不散浮世的瑣屑和男女的哀怨,寫不盡時光的離亂和生命的糾纏。故事很長,似一根長的弦,輕輕撥一下,便是一個久久不息的顫音,如泣血的杜鵑,孤苦哀啼:

你說,這弦有多長?  
這根弦已經沉睡了五十年,五十年了,一年又一年,直到今天。

所以說那弦是太長了,穿行了整整半個世紀,我不願也不敢輕易地將它撥動。

如果這樣一根弦震動起來了,……

在小說的開篇,這是一段寫在主人公出現之前的文字。不要匆匆地越過這樣的文字,冰凌知道,那是前置的弦音,然後,沿着這根長弦,看人物出場,千門次遞開;看人形活動,活動變人形。終于,紙灰飛作白蝴蝶,淚血染成紅杜鵑。

冰凌高度評價了《活動變人形》,他宣稱,王蒙的這一部代表作具有歷史的考辨精神、當代的敘事結構和強烈的抒情色彩,在國內首開意識流創作的先河,是中國當代文學的一部經典作品,足以比肩加西亞·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

白眼青天萬里心,門前世事正浮沉。若干年後,冰凌更加堅定了一個想法:《活動變人形》完全可以代表中國當代文學問鼎諾貝爾文學獎,那真是他的無花果的一朵夢中之花。



1999年,以福建省文聯黨組書記林德冠先生(右一)為團長的福建作家代表團訪問美國,入住美國“中國作家之家”。圖為美國“中國作家之家”主任凌文璧女士(左二)設宴歡迎福建作家代表團訪美。右起:林德冠團長、福建作家協會秘書長、著名詩人朱谷忠先生、凌文璧主任(左)、冰凌先生。(攝影:沈世光)



2001年,冰凌陪同以湖南省文聯副主席、著名作家彭見明先生(右三)為團長的中國作家代表團訪問耶魯大學。左三為耶魯大學著名圖書館專家陳曉齋老師。

(接下頁)